

中国首次全面系统揭示谶纬
神学与古代预言之玄妙奥秘

谶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

预测术

解析



野火

巴蜀书社

易玄 著

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 预测术解析



204341952

巴蜀書社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文绍安

谶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

易玄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环路东二段三十一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

字数 37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 - 80659 - 001 - 3/B·116

定价: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得才者勝

識緯

此出所生 邦利人興

兵文勝

兵在武勝 出卿

之不勝一月 吳此

四卿兵三歲

八月而

卿兵十



北宮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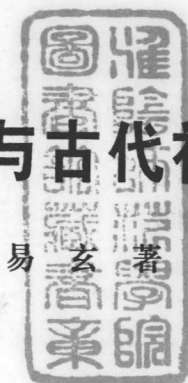
邦君理
唯曰所
北宮

邦君理

風信年

434195

讖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



易玄著

文：竹野面林

著 玄易

言预会世升古己学神秘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9780730000000 第三版重印

出版说明

人们生活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种种社会政治的腐败,人心的险恶,命运的风云变幻莫测,生死病痛的凄楚,情感的折磨……都使人需要某种虚幻的预言启示,以寄托避祸趋福、去苦寻乐的希望。这是人类自存在以来就有的社会心理,是各种预言能经久不息地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人类文化现象。

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预言也有所不同。数百年来,西方最有影响的预言家当数诺查丹玛斯,他在四百多年前所著的《诸世纪》,至今仍有着世界性的影响。而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预言,当推谶纬神学。不了解谶纬神学,就无从真正懂得中国社会流行的各种预言。

那么,什么是谶纬神学呢?简单地讲,谶纬神学就是专讲预言的学问。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术数穷天地,制作侔(比)造化”的大科学家张衡曾经指出:

立言于前,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

——《后汉书·张衡传》

先立一言,后来得到证信,这正是预言的特征,而谶书就是讲这类预言的著作。所以,说谶纬神学是专讲预言的学问,是完全是

所根据的。

当然,谶与纬也有区别。谶书多托名神仙,如赤帝、苍帝、黑帝、白帝、赤精子等等;纬书则相对于经书而言,托名孔子,但纬书的孔子也是神怪,因而,谶纬所讲的预言都是神的预言,这也是人们将谶纬称为谶纬神学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谶纬神学虽仅在西汉后期至东汉为官方承认的社会主导思想,但从其源与其后的流来看,谶纬预言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一直盛行。

先秦时期的巫卜及各种预占,是谶纬神学出现的源头,而西汉盛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又为谶纬神学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土壤,西汉后期社会的动乱则是直接的催化剂。其后,各种预言如各个时代流传的谶语、推背图、乾坤万年歌、丙午丁未之厄等等,都无不是谶纬的流变,就连佛教、道教的宗教预言,也多少受到谶纬预言的影响。

本书试图从谶纬预言之源开始,直到谶纬流变的典型代表形式、经典著作,进行历史的全方位剖析,以使人们了解到谶纬预言的基本内容。自然,这种剖析是理性的批判性的,以使人们对谶纬预言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有一正确的认识。

书前用黄开国研究员的《论汉代谶纬神学》作为代前言,该文发表在权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上。文章发表后《中国哲学年鉴》曾专文介绍,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香港、大陆一些学者的专著也多次引用该文,因此是一篇了解谶纬神学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本书史料涉及上百种古籍,前人集中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本书直接取材于《太平御览》等,未作史料的校勘,故个别文字与原

论汉代谶纬神学

(代前言)

黄开国

谶纬神学是汉代的一种社会思潮。谶和纬的含义是不同的。谶具有应验、灵验之义。《说文》曰：“谶，验也，从言，讖声。”可见，谶的本义是应验，它是同人的语言有关的。凡是有应验的预言，就叫做“谶”。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后汉书·张衡传》）纬是什么呢？《说文》曰：“纬，织横丝也。”织布上的横丝是纬的本义。因为织布上的纵丝称经，纬相对经而言。因而，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书的书，被称作纬书。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

谶与纬虽有差别，但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谶书作者托名于天帝、神仙。汉成帝时甘忠可制造谶书，托名赤精子，说是“上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王莽时，哀章在铜匱上所造的谶文，其一托名“天帝”，其一托名“赤帝”（《汉书·王莽传》）。当时有的谶文还托丹石、三能文字、铁契、石龟、文

圭、玄印、石书、玄龙石、神井、大神石、铜符帛图等(同上)。谶书作者为增加神秘性,还在谶书中配有古怪的图画,因此谶书也叫作图书、图谶。纬书托名孔子,孔子本来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谶纬中却被描绘成“前知千岁,后知万世”(《论衡·实知篇》)的神人。谶语有“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后汉书·公孙述传》)的说法。汉自称继尧之后,推五行终始属火德,色尚赤。赤制就是汉制,西汉正好十二代皇帝。孔子在大约三百年前就预先规定好了西汉历史的发展,这不是“后知万世”的神人吗?《孝经·钩命诀》还将孔子的形貌描绘成海口、牛唇、舌理七重、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班固在《典引篇》中说:“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天命,圣孚也。”(《后汉书·班固传》)可见在谶纬神学盛行的东汉,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已经不是“人”,而是通天的“神”。纬书也有图画,七纬中有《稽览图》、《坤灵图》、《演孔图》、《保乾图》、《握诚图》等(《后汉书·方术列传》注)。

谶纬的神学本质,主要表现在它所宣扬的神学内容。《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谶,符命之书也……而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故谶书又称“符命”、“符书”。王莽一伙所造的谶文,就叫“符命”。“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汉书·王莽传》),就是说王莽代汉是受命于天的。刘秀即位告天文引谶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用以说明他当天子,是天帝在谶文中早就注明了的。刘秀在封禅文告中还六引谶文,用以证明他封禅是天命决定的(详见《后汉书·祭祀志上》)。

纬书也是讲上天符命的,不过在形式上通过孔子所预言的。如《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春秋潜潭巴》三十三条,全是说明某日日蚀,就是上天向人君预示某种变乱,天人感应的神学气味十分浓厚。

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并要“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孟传》）从这件事来看，他的思想同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相通的，这同谶纬神学也是有区别的。

第二点理由是，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未见谶纬。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在成帝年间受诏领校《五经》等。刘向去世后，哀帝初年刘歆继承父业。刘向父子所校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后由刘歆总为《七略》，并分诸子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家，这可从《汉书·艺文志》中窥见大略。从班固根据《七略》修成的《汉书·艺文志》看，其中没有谶纬的类别，《河图》、《洛书》及七纬的书名、篇名，也未见到。

张衡从谶纬神学内容方面讲了三条理由。第一，谶书中有益州的记载，而益州建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图谶有益州的记载，证明图谶成书是在汉武帝置益州之后。第二，图谶中关于“三辅诸陵世数”，最近可以考知的是汉成帝，图谶既有汉成帝陵墓的记载，证明图谶成书于汉成帝死后。第三，图谶中对王莽代汉没有戒告，而王莽代汉是西汉后期的重大事件，可见图谶成书于王莽代汉以前。

张衡是东汉“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的名儒，又是东汉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他是谶纬神学的激烈反对者，对谶纬神学应该是了解的。关于西汉经学和最早出现的谶纬神学的资料，他比后人也见得多。因而，张衡关于谶纬产生于西汉成哀之后的看法，基本上是可信的。

《汉书·李寻传》关于谶书出现的最早年代的记载，较张衡所说的时间略早。它说：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后汉书·李寻传》）

哀帝即位后，夏贺良通过李寻、解光、郭昌等人推荐，甘忠可制造的谶纬被哀帝接受。汉哀帝还以此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导演了一次改元易号的闹剧。《汉书·哀帝纪》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书·王莽传》也说：“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可见，甘忠可所造的书就是最早出现的谶书。根据这条史料，我们可以说谶纬神学产生的确切年代是成、哀年间。

《汉书》的记载，似乎同张衡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是张衡讲刘向父子“阅定九流，亦无谶录”，但《汉书·李寻传》明确讲刘向在成帝时，“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哀帝初，刘歆也认为甘忠可的谶书“不合《五经》”。可见刘向父子在校书前或校书过程中是见到过谶书的。但张衡又说刘歆校定的书目，没有谶书。从《汉书·艺文志》看，确实如此。这好像说不通，其实并不矛盾。刘向父子见到过谶书，校书时又没有记录，二者都是事实。因为刘向父子是坚决反对甘书的。同时谶书始出，数量太少，专列一项不大可能，附于别的项类，又似不妥。这两种原因都有可能使刘歆见到谶书，而又未把它列入所校书目内。

第二点矛盾是，张衡讲谶纬在“成、哀以后乃始闻之”，“成于哀、平之际”，但班固的《汉书》记载是成帝时甘忠可已造出谶书，时间上明显不合。但这也并非不可解决的矛盾。首先，成、哀、平是三代相继的国君，成帝在位二十一年，哀帝只有六年，平帝只有五年，在时间上两种说法差异不大。其次，成帝时，甘忠可被下狱病

死,夏贺良被杀了头,推荐谶书的李寻等也差点送了命。谶书虽然已经出现,但由于被当政者视作“违经背古”的妖书,因而它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知道人的自然很少。哀帝后,王莽实际上控制了西汉王朝,适应王莽代汉的需要,谶纬神学大肆兴起,知道的人才多起来。因而张衡的说法和班固的记载,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即最早的谶书成于成、哀年间,而作为一股社会思潮,谶纬神学则兴起于哀、平之际。

谶纬神学产生于成、哀年间,绝非偶然,既有思想根源,又有社会根源。从甘忠可的“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的话来看,它是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天命论与阴阳五行说合流的产物。从“天帝使真人赤精子教此道”看,显然是秦汉以来方士思想的影响。

除了思想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成、哀年间,除了繁重的赋税、徭役外,各级官吏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成帝在诏书中说:公卿、列侯、近臣“广务第宅、治园地”(《汉书·成帝纪》);哀帝在诏书也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汉书·哀帝纪》)许多农民由于丧失土地,变成了“流民”。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鲍宣传》)。于是,农民起义便在各地相继暴发,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空前激化。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刘氏集团与王氏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或为了挽救西汉灭亡,或为了夺取刘氏的政权,都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谶纬神学正是适应这种政治的要求,便在吸取西汉今文经学与方士迷信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谶纬神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甘忠可制造谶书到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是谶纬神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到东汉王朝灭亡，是谶纬神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上，谶纬神学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谶纬神学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思想武器，尚未法定地统一起来。王莽、刘秀、公孙述等政治力量，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和利用谶纬。王莽以“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谶文，做上了假皇帝。两年后“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王莽又以此为根据，正式取代了西汉王朝。“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王莽鉴于此，曾一度企图将谶纬统一起来，专门为他服务，在公元九年，“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并且宣布“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但是，由于王氏政权尚不稳固，相应地思想统治也不稳定。王莽班《符命》后，甄寻制造谶书同王莽进行争权的斗争。其后，更有李焉与卜者王况等制造谶文，预言“汉家当兴”（以上均见《汉书·王莽传》）。可见，王莽在实际上并没有把谶纬真正法定地统一起来。

其后，刘秀根据“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文，登上了皇帝宝座。当时，公孙述也引用谶纬证明他是真命天子，并同刘秀作斗争。《后汉书·公孙述传》曰：“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

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王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到众心。”刘秀对此也很害怕，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信，对谶文作出不同解释。

在这个阶段上，谶纬神学的第二个特点是，谶纬的制造者和宣扬者主要是方士和投机政客。最早制造谶书的甘忠可是方士，王莽时有卜者王况、道士西门君惠（见《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光武帝纪》），都是方士。此外，制造谶纬的还有孟通、刘京、扈云、臧鸿、哀章、甄寻、张永、蔡少公等，这些人大都是投机政客。儒生制造谶纬的，只有华强曾造作《赤伏符》（《后汉书·光武帝纪》）。信奉图谶的有《易》经博士苏竟。刘歆虽是王氏集团的重要成员，但并未有他制造或宣扬图谶的记载。相反地，激烈反对甘忠可所造的谶书，倒是史有明文的。可见，在这个阶段，儒生制造和宣传谶纬的是极少数的。

在这个阶段，谶纬神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比较粗陋。尹敏在受诏校定图谶后曾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儒林传》）从现存资料来看，王莽、刘秀、公孙述等所引谶文都是很短小的，他们的拥护者所造的谶文也是如此。这个阶段上人们所引谶文均不见《河图》、《洛书》和七纬的书名。可见，这时《河图》、《洛书》和七纬还未成书。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统一了全国。随着刘氏政权的逐步巩固，思想上的统治也加强了。谶纬神学在刘秀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但谶纬神学又具有危险性，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年代，一切人都可以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王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曾力图统一谶纬神学。刘秀同样懂得这一点，所以很重视将谶纬法定地统一起来。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帝以（尹）敏博通经记，令

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又载:薛汉在“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可见刘秀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就已开始注意谶纬的统一问题。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如果尹敏、薛汉是在建武二年受诏校定图谶的话,到这时正好三十年。所谓“校定”,校只是次要的,定才是主要的。就是说薛汉等人受诏校定图谶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为东汉王朝服务的统一的谶纬神学。《河图》、《洛书》和七纬就是经薛汉等人之手,成于这个时期。

这从《后汉书·祭祀志》中也透露了一点音讯。“建武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二月,刘秀在封禅文告中引用《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河图·提刘予》、《洛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这是《后汉书》中最早注明《河图》、《洛书》及其篇名的地方。恰好在这一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河图》等纬书成书的最迟年代是建武三十一年,即公元55年。第二,薛汉等人所造《河图》等书,吸收了以前为刘秀服务的谶纬,但又把它发展得更精巧更神秘了。如华强曾造《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而《河图·赤伏符》则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很显然后者是在吸收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第三,《河图》等是由刘秀钦定,并抬到法典地位的。刘秀夜读《河图》等,实际上是审定谶文。他在封禅文告中宣布“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随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皇帝出面把谶纬抬到国典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谶纬神学不仅相当精巧,而且被法定地统一起来了,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此时,谁敢擅造图谶,就是大逆不道,一旦被发现,难免杀身之祸。楚王刘英是刘秀的儿子,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七十年),被告发“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结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废,不久自杀(《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谶纬神学在这个阶段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少经学家和儒生都是谶纬神学的热烈信奉者。据《后汉书》载:《易》经博士苏竟“善图谶”。(《苏竟传》)《韩诗》博士薛汉“尤善说图谶灾异”。(《儒林传》)博士郭凤“亦好图谶。”兼明《五经》的樊英“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方术列传》)博士郤仲、曹褒也善图谶(《党锢列传》)、《曹褒传》)。沛献王刘辅“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光武十五列传》)被称为关西大儒的法真亦“通内外法典”。(《后汉书·逸民列传》)四世传《诗》的翟酺“尤善图纬”,并作《援神解诂》、《钩命解诂》(《翟酺传》)。杨统教授三千门生,他祖孙三代都“善图谶学”,杨统著有《内谶解说》(《杨厚传》)。此外,东汉经学大师贾逵、班彪父子、马融、郑玄等人,也无不深受谶纬神学的影响。

由于东汉的儒生一般都信奉谶纬神学,不少经学家都以谶纬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依据,使经学神学化。据《儒林传》载:景鸾“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李育认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排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后来,贾逵以图谶为据,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使《左氏春秋》立于学官(《贾逵传》)。从东汉名儒丁恭学《公羊严氏春秋》的樊榘,“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正《五经》异说。”(《樊榘传》)明帝时曹充上书,建议另制汉礼,其中一引《河图》,一引《尚书纬》作为依据,明帝“善之”。他儿子曹褒受诏撰汉仪时,也“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曹褒传》)马融“集诸生考论图谶,”以图谶作为儒生教学的内容(《马融传》)。章帝建初四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以谶纬统一五经的会议。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